

# 卷十九

書名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撰者 晉 杜預 撰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晉  
 索書號 貴重-25  
 編號 A 293300

##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

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孟子卒

孟子卒

不稱

夫薨不得從夫諡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

也。孟子之姪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滕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

稱。人故。室。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

成字有石。嫁之於百。生相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1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春秋經傳集解襄六第十九

東與內  
研院東  
國書

杜氏 盡三十一年

**經**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之禮

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夏五

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無傳四同盟 閻弒吳

子餘祭閻守門者下賤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

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十一年伯有死乃命為邾

今蓋以子復稱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子用夷

也禮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

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秋九月葬衛獻公無傳齊高

止出奔北燕止高厚之子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

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楚人使公親禴諸侯有遣

使依遺使之禮楚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禴

則布幣也先使巫被除殯之凶邪高乃使巫

以桃茢先被殯茢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

臨臣喪乃被殯故楚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夏四月葬趙康王公及陳侯鄭

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

至于墓楚郊敖即位郊敖康王子熊麋也王子圍為令

尹圍康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

松楸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執郊

教起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使公

治問問公起居公治璽書追而與之璽印曰

聞守帑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告公治致使而退致命季氏及舍而後聞取中

發書乃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言季氏欲得方

聞之而欺我言公言公治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

不敢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

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

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

之微陋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勸公歸

季從季氏得邑政遷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

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也

則必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曰我死必

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

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不書魯鄭上卿有事

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子展

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

皇啓處

詩小雅監不堅固也啓曉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

東西

南北誰敢寧處

謂上

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

言我國事晉楚乃所以蕃昇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

印段如周

傳言周表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

閻使守舟具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弑之

言以

近刑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

子皮代父

於是鄭

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

粟戶一鍾

在饑故以父命也

是以得鄭國之

民故軍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

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民亦望

宋亦饑請

於平公出公粟以餼使大夫皆餼同城氏餼

而不書

施而不德

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

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

其皆得國乎

得掌

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

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升降隨

晉平公杞出也

故治杞

治理其地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杞立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木叔不書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木叔儀與之

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

哉魯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

歸杞也其奔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奔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奔同即異是謂離德

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

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齊高子容與

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

也女齊司馬侯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

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是也司徒侈皆亡家

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侈

將以其力斃力盡而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范獻子來聘拜城杞

也謝魯為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射者

三耦二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

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

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

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相田所歸少故不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

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相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

取之不尚叔侯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

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楊屬平陽郡晉

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燕國

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

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

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焉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

不之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

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

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

焉用老臣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吳公子札



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不得以壽終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

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

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

樂魯以周公故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

其本國歌所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

之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

音不怨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

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

懿公滅亡民猶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

故有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

疑言為之歌王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

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為之歌鄭詩第七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

政之音譏其煩為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

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

封齊為東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詩第十五

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

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

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為之歌秦詩第十一

後仲尼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

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

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曰美哉泝泝

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泝泝

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險字之誤也大

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

於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

國無主其能以乎淫聲放蕩無所畏自節以

下無譏焉鄭第十一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

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

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有哀其周德之衰乎

也衰小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詩有殷王餘為之

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

聲聲曲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

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曰

至矣哉言道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適而

不福謙遠而不攜攜攜遷而不淫淫過復而不

厭常日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用而不

匱德弘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

取而不貪義然處而不底守之行而不流制

以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八方之氣節

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既

同也頌有殷魯故曰見舞象削南籥者象削

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

及已致武王見舞大武者樂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漢者殷湯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代見舞大夏者

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

講也見舞韶削者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情也情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敢請已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

見此樂歌之又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

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

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

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

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

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柏子以納政

與邑是以免於藥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

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帶大

也。地貴，編鄭地，貴紆故。各獻謂子產曰：鄭已以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

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後謂伯有適衛，說蘧瑗。王蘧，伯玉

史狗。史朝之子史鮪。史公之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

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

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

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

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獻公率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

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

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

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

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窺放其大夫

高止於北燕。蠆，子尾；窺，子雅乙未，出書曰：出

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高止好以事自為功

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

中鞅也此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

十月庚寅閏立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

氏有後請致邑還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鄭

敬仲良敬仲也良猶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

而出奔晉晉人城絛而寘旃晉人善鄭伯有

使公孫黑如楚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

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子皙曰

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

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

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

言不能久也禘諶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

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

也然明日政將焉往禘諶曰善之代不善天

命也真焉辟子產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

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

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

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

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遂罷來聘夏四

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天火曰災

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殺骨肉王子

瑕奔晉不言出奔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

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鄭良霄出

奔許者酒荒淫書名罪之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獨還無兵鄭人

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

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

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遂罷來聘通嗣

君也即世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

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

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

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助之

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鄰國救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子產

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

子哲也良此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

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復也復很子哲

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

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二月癸未晉悼

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在往年絳縣人或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四有四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

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

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



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

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

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

豹皆取長狄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

上併三六為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

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

也。文伯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補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

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

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臣

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

故於是曾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

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

伯瑕以為佐。伯瑕中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

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

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傳言晉所以不失夏諸侯且明曆也

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

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

君子是以

知鄭難之不已也

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為太子弒景侯

終子產言有子禍也

初王僖季卒

僖季周靈王弟

其子括將見

王而歎

排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

單公子愆旗為靈王御

士過諸廷

愆旗行過王廷

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

此夫

欲有此朝入廷之權

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

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主

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拈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佞夫弗知戊子僖拈圍葛逐成德

成德葛邑大夫

成德奔平時

平時周邑

五月癸巳尹書多

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

五子周大夫

括瑕廖

奔晉

括廖不書賤也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

也

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從赴

書

或叫于宋大廟也

曰

譁譁出出

譁譁熱也出出戒伯姬

烏鳴于亳社

社殷社如曰

誥誥皆火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女

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入待入婦而行

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

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

其君弱植公子侈天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不政

由一人以介於大國也介間能無亡乎不過十年

矣為昭八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

使鄉共葬鄭伯有者酒為窟室地室而夜

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家臣

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矣壑谷皆自朝布路

而罷布路既而朝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

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

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云亂者取

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單駟豐同

生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伯有汰侈故不免

三家同出而伯有孤人謂子產就直助疆謂

子哲直三家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國之

禍難誰知所救或主疆直難乃不生言能疆

可弭難今三家未姑成吾所殺以無所辛丑

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

行不與於印段從之義子子皮止之衆曰人

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

印印皆受盟于子哲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

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小與

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瀆入墓門鄭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

門馬師頡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罵帶子西之

皆名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

瀆與實同

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

子產櫨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

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

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遂

聞難不入懼禍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

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上

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已

已復歸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

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於子蟜之卒也子蟜

蠆卒在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

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

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後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

婁中而旦降婁婁也周七月今裨竈指之

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歲不及此次

也已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姬訾營室東壁

二十八年歲星經在玄枵今三十其明年乃年在娠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十年

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

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

之會在三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

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

故不可宋盟約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

子代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遠

二十五年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宗善人羊尹

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

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而王之四

體也俱股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

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昭十三年楚殺靈王傳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

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

宮佗佗北宮鄭罕虎虎及小邾之大夫會

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

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

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奔不信之

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又曰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說詩也言當善慎舉

止無載書曰某人某人命于澶淵宋災故尤

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釋向成之

并與也成爲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

者同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成既以災求財諸侯大夫許而不

歸客主皆與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畧不書魯大夫以示例鄭子皮

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讓之辭曰國小而偏

偏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為也治也子皮曰虎帥

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小能

事大國乃寬恤故也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

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故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

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

難言人不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

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何愛於邑邑將

焉往言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子產

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四國何尤

焉鄭書有之鄭國曰安之國家必大焉先先

大族而後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既伯

石懼而歸邑率與之也卒終伯有既死使大史

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復

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

其為人也惡其使次已位畏其作亂子產使

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上下有服公卿

服不田有封洫封疆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

相踰五家大人之忠儉者謂鄉從而與之泰侈者

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

田獵曰唯君用鮮鮮野衆給而已衆臣祭以

子張怒子張退而徵役召兵欲子產奔晉子

曰廬田同民食非  
打所謂夫三為堂三  
位蓋五家為伍  
相愛



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魯子產請其田里

請於公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甲

所收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褚畜也奢侈者取我田疇而任之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為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

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

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秋九月癸巳子

野卒不書葬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

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

人弒其君密州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見

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

且偷苟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

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鞍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

淵蓋年四十七八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

乎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

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晉君將失政矣若

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既而政在大夫

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

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

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

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

之甚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季孫不從及

趙文子季在昭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

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庶弘多是

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齊子尾

害閻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

問師故魯以師往問夏五月子尾殺閻丘嬰

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工偁灑澹

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出群公子為昭

之黨

藥高之難復復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穆叔曰

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

疑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

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

拱璧拱璧公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

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立胡女敬歸

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月癸

巳卒毀也過哀毀瘠己亥孟孝伯卒終穆立

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齊益補穆叔不

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庶

以年以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

鈞謂非適嗣何必姊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

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

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表表社如故表言

嬉戲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必君子是

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月滕

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情不也子服惠伯曰滕

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

有死非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率傳癸酉葬襄公公薨

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循寇盜充

斥。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

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閤闕。閤門也

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

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

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

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

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

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

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

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

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

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庳無

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

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也易治巧人以時填館

宮室巧人塗者填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

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有所處宿從有代代客

後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

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

公不留賓而亦為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

事則巡之也巡行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

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

盜而亦不患燥濕令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

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

踰越門庭之內迫近盜賊公行而天禍不戒

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言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是無所蔽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

之問晉命已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

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

贏諸侯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

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

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其知之矣謂

人知辭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通晉告禮也

得事大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興犁比莒子

既立展興立以爲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

之十一月展興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

展與立

去疾奔齊出也

母齊女也

展與吳出也

為明年

書曰昔人弑其君買朱鉏

買朱鉏密州之字

言罪之在也

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與書就今者又子故復重明例

與

子使屈狐庸聘于晉

狐庸平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為行人

通

路也

通吳晉之路

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

果立乎

延州來季札邑

巢隕諸樊

在二十五年

閻戕戴吳

在二十九年戴吳餘

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

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

君乎

嗣君謂夷味

甚德而度德不失民

民歸德

度不

失事

審事情

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

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

雖有國不立

言其三兄雖殺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

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

宋之盟

故也

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過鄭即段廷勞于棐林如聘

禮而以勞辭

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

文子入聘

報命

子

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逆來

事畢

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

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詩大

雅濯以禮之於政如執之有濯也濯以救執

何患之有此以上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義秀而文其貌美其

才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而辨於其所欲為

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

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得也謀於邑則否此

性之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

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

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宮又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言鄭人

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

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夫人

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不聞

作威以防怨欲毀鄰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

遠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藥石以治已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

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

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

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子皮

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

年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

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

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

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

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

錦不使人學製焉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

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也

重多於美錦於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

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

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斂吾聞君子

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

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亦

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

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

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

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

矣將有他志

言語瞻視行步不常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

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既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

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

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

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

詩邶風棣棣富而附也選數也

言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

言朋友之

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

逸書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大雅

又言文王行事無所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  
斟酌唯在則象上天

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

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曰崇德亂而伐之  
三旬不降退循教而復

伐之因變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夫下

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冬為法

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

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六第十七九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